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 第二十二回 胡員外尋媒議親 蠹熬哥洞房花燭

多言人惡少言癡，惡有憎嫌善又欺。富遭嫉妒貧遭辱，思量那件合天機。

話說媽媽一隻手牽著永兒臂膊出來。永兒見了爹爹，背轉了臉道個萬福，對娘道：「爹爹沒甚事，叫孩兒出來做甚？」說罷，依舊進房去了。胡員外親眼見了女兒好生生在那裏，到是滿面羞慚，開了口合不得。又被媽媽搶白了一場，員外只得含糊過了一夜。

次日早起，走去開柴房門看時，嚇得員外歎了。只見刀在一邊，剝的屍首，卻是一把株筴帶砍做兩截。員外道：「昨日明明是我下手的，如何卻是筴帶？似此成妖作怪，決留他不得了。只教他離了我家便了。」員外躊躇一日，到晚上與媽媽夜飯，便商議道：「常言道男大當婚，女大須嫁。如今永兒年已長成，只管留他在家，不是長久之計。他的終身，也是不了。」媽媽道：「今日家計都是女兒掙的，何忍推他出去！況且你我膝下並無第二個人，還是贅一個女婿在門幫家過活，你我也得個半子倚靠。」員外道：「媽媽！我初意亦是如此。只是女兒從幼嬌養慣了，好的是頑耍。」便趕開養娘，把柴房中豆人草馬爭戰之事，述與媽媽聽了，「似此弄手弄腳，倘然落在別人眼裏，說將出來，可不斷送了你我的性命！不如擇個良姻緣，嫁出去，在公婆身邊，到底不比自家爹媽，少不得收斂些。過了三年五載，待他年長老成，連女婿收拾回來，可不兩得其便？」只這一席話，哄過了媽媽，便應道：「員外見得也是。」次日天明，便叫當值的去前街後巷叫得兩個媒人來。當值的去不多時，叫得兩個媒婆兒，有一首小詞名「駐雲飛」，單道做媒婆的行徑：

堪嘆媒婆，兩腳搬來疾似梭。八字全憑做，年紀傳來錯。噓！舌上弄風波，將貧作富，撮合成交，那管終身誤。只要男家財禮多，只望花紅謝禮多。

那兩個媒婆，一個喚做快嘴張三嫂，一個喚做老實李四嫂。兩個來到堂前，叫了員外媽媽萬福。媽媽叫坐了，請茶。茶罷，安排酒來相款。張三嫂起身來告媽媽和員外道：「叫媳婦們來，不知有何使令？」員外道：「且坐！你二人曾見我女兒麼？」張三嫂道：「前次曾見小娘子來，好個小娘子！」員外道：「我家只養得這個女兒，年方一十九歲，要與他說親。特請你二人來商議則個。」張三嫂道：「謝員外媽媽，照顧媳婦。既是小娘子要說親事，不知如今要入贅，卻是嫁出去？」胡員外道：「我只是嫁出去。」李四嫂道：「若要嫁出去時，這親事卻有。」員外取出二兩銀子來，道：「權與你二人做腳步錢。若親事成時，自當重重相謝。」兩個道：「媳婦們不曾出得分毫之力，如何先蒙厚賜，受之不當。」口裏雖恁般說，兩個都伸手去接那銀子。是張三嫂先接到手，作謝出來，到綵帛鋪裏，借戥子夾剪把銀子平分了。兩個於路上商量道：「那裏有門斷當戶斷對的好人家，趁熱就去說便好。」李四嫂道：「急切難得，只看我們造化。」張三嫂道：「今日講過了，你也不要瞞我，我也不要瞞你。大家分頭去尋訪，訪得一頭來，我兩個有話同說，有錢同共，有酒同吃。」李四嫂道：「說得是，我尋得來也對你說，你尋得來也對我說。」兩個約定了分路而去。張三嫂想道：「西街上大鋪張員外單生一個兒子，年方一十七歲，只要說一個好媳婦，我且去走一遭。只怕他嫌胡家年長，成不成吃三瓶，且去哄杯酒吃也好。」

當下張三嫂來到張員外家。張員外見個媒婆入來，問道：「有何事到我家？」張三嫂道：「有一門好親，特地來說。」員外道：「多少媒人來說過，都不成得。如今不知是誰家女兒？」張三嫂道：「是開綵帛鋪胡員外的女兒，生得花枝般好。」張員外道：「我曾在金明池上見來，真個生得好。只不知多少年庚？」張三嫂道：「一十九歲，獨養女兒。」張員外道：「長兩歲也不妨，只怕他不願嫁出。我只有這個兒子，我卻不肯入贅。」張三嫂道：「胡員外也情願嫁出來。」張員外見說，十分歡喜。教安排酒來與張三嫂吃三杯。取出一兩銀子相送，說道：「若親事成時，別有重謝。」張三嫂收了銀子，作謝出門。吃了兩家的酒，醺醺的自言自語道：「今日是好日，都順溜。這頭親事，管情要成。過了今夜明日起個黑早，到胡家去說，莫要通知李老實。」

卻說老實李四嫂，這日因在金沙唐員外家門首經過，想著：「他有個兒子，年方二十一歲，向來定下徐大戶家的女兒。因此女害了癆怯，未曾完娶。二月間女兒已死，那唐小官人是要緊做親的。若說胡員外宅裏女兒，必然樂從。」走到唐家門首，卻好唐員外在門前閒坐，看見李四嫂前來，原來相熟的，便道：「四嫂那裏來？」李四嫂道：「有句話特來到宅。」唐員外道：「既有話，請到裏面講。」李四嫂跟員外進去，坐了，問道：「小官人在宅麼？」唐員外道：「出外去收些小貨未回。」李四嫂道：「徐家小娘子沒了，另扳得有好親麼？」唐員外道：「還不曾，你看見有好頭腦作成則個。」李四嫂道：「有一頭在此，說來必定中意。」唐員外道：「是那一家？」李四嫂道：「是開綵帛鋪的胡員外的女兒，年方一十九歲。」唐員外聽得說，笑道：「我知胡員外的女兒，且是生得好個聰明伶俐。當初胡家開典鋪的時節，我家便央人去說，胡員外要招贅在家。搖得頭落不肯，因此扳了徐家這頭親事。只不知胡員外有口風沒有，你卻如何來說？」李四嫂道：「昨日胡員外叫將我去，與我一兩銀子，又與了三杯酒吃，要說門當戶對的親，情願嫁出。故此媳婦特來宅上說。」唐員外見說，十分歡喜，即時叫安排酒來，叫李四嫂吃了，也把一兩銀子相送，道：「若親事成時，另有重謝，有煩用心著力則個。」李四嫂謝了唐員外出來，一路上歡歡喜喜，也打帳瞞過了快嘴張三嫂，明日獨自個去做這頭媒人。

卻說次日胡員外家開了大門，是張三嫂先到，剛要進門，遠遠地望見東邊來的，好似李四嫂模樣，張三嫂道：「這婆子清早起那裏去，我且躲在一邊看他。」只見李四嫂到了胡家門首，兩頭打一看，逕鑽進門內來了，正與張三嫂打個照面。正是：夜眠清早起，更有不眠人。兩下都吃了一驚，好生沒趣。張三嫂道：「你來有甚話說？」李四嫂道：「看見你在此，特地進來陪你。」張三嫂道：「我也想到你決然到這裏的。所以先來等候。」兩個笑了一場。李四嫂道：「阿姆！你實說，尋得頭好主兒麼？」張三嫂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有一個上好頭腦，管取十說九成。」李四嫂問：「那家？」張三嫂道：「是大鋪張員外家一十七歲花枝般的小官人。」李四嫂道：「阿姆莫怪！我說男大女小團圓到老，到是雌的大了兩歲，恐怕不中本宅的意。」張三嫂道：「你快閉了口，常言道：妻大一，有飯吃；妻大二，多利市；妻大三，屋角攤。如今剛大兩歲，正是利市，發財旺夫。如何不好！你嫌我這主兒不好，有甚別個主兒勝得這一頭的？」李四嫂道：「我這家卻勝得多哩。是金沙唐員外家兒子，長房長媳。目下說成，就行聘就做親的。」張三嫂道：「便是那望門寡的硬東西麼？誰家女兒是銅盆，肯去對那鐵掃帚？恁般頭腦，不講得也罷，也省些後來抱怨。」李四嫂道：「我與你打個掌，偏要員外成我這頭親事。」張三嫂道：「不須賭得。從今說過了，成了你的，我也不來爭。成了我的，你也休指望八刀。只吃杯喜酒便了。」鋪裏主管聽得了，便插口道：「這句話說是！各人船底下有水，各人自行。拌乾了涎唾兒，也是沒用。正不知我家員外喜那一頭哩。姻緣是五百年前結下的，勉強不得。」兩個方纔住了口，雙雙的走進客房座裏來，有詩為證：

媒婆兩腳似船形，有水河中各自行；

空自相瞞爭起早，誰知員外不應承。

卻說胡員外正走出客座來，兩個媒婆相見了。員外叫道：「難得你們用心，昨日說了今日便有。」張三嫂不等四嫂開言，便搶著應道：「有一頭好親事，是小媳婦尋來的。西街上大鋪張員外家單生一子年方十七，人才出眾。真個十分伶俐，一手寫，一手算。」胡員外聽了道：「且放過這頭親事！」李四嫂道：「我說的又是一個主兒，是金沙唐員外家。好個小官人，年二十一歲了，百伶百俐，寫算俱精。五六年前，曾在宅上求過親的，不曾成得，今番又來相求。」胡員外搖著頭道：「這頭親也且放過一邊。別有親時，再煩你二人來說。」兩個媒人都道：「恁地好親事，如何教放過了？員外且與院君商議則個。」胡員外道：「我心裏便是有些不在意，院君也十分做不得主。」便去衣袖裏摸出一兩銀子來，送與二位，道：「天早不敢相留，權當一茶。有煩用心

體訪一頭誠實小官人。直待我心裏像意方好。」兩個媒人受了銀子，只得起身出來，說道：「雖然親事說不成，也不白折了這個早起。想起來，這頭媒人不是獨做得的。今後須是你吹我唱，大家攬掇慫恿，不怕他不聽。」兩個又把一兩銀子分了，各自去訖。

從此兩個媒婆真個和同水蜜，一條跳板上走路。話休絮煩，但有好親去說，聽得說兒郎聰明伶俐，便教放過了。如此也不知幾次。又隔了數日，兩個媒人商量道：「難得胡員外，去時便是酒和銀子，不曾空過，我兩個有七八頭好親事去說，只是不肯，不知是甚意故？」李四嫂道：「我說要尋個小官人，莫非到嫌忒聰俊了麼？」張三嫂道：「今日我們兩個沒處去了，我和你胡員外宅裏騙他幾杯酒吃。又騙得他兩把銀子，大家取一回笑耍。」李四嫂道：「你有甚親事去說？」張三嫂道：「你休管，只顧同我來，叫你吃酒便了。」兩個來到胡員外家，卻好員外正在鋪內。兩個坐定吃茶。員外問道：「有甚親事來說？」張三嫂道：「告員外！今有和員外一般開綵帛鋪的焦員外，他有個兒子甚是誠實，只怕太過分了些。」員外問道：「他兒子幾歲，諸事如何？」張三嫂道：「焦員外的兒子雖則也是一十九歲了，還是奶子替他著衣服，三頓喂他茶飯，口邊涎瀝瀝，他不十分曉人事，滿門都稱他是憨哥。」胡員外聽了道：「這頭親事倒稱我意，煩你二位用心說則個。院君面前莫說實話，只是褒獎罷了。」兩個媒婆聽得說，口中不說，心下思量：千頭萬頭好親，花枝相似兒郎，都放過了。卻將這個好女兒，嫁這個瘋子。兩個又吃了數杯酒，每人又得了二兩銀子，謝了員外出來。對門是個茶坊，兩個人去吃了茶。李四嫂道：「你沒來由，教我忍不住笑，捏出兩把汗。只怕胡員外焦燥起來，帶累我，什麼意思。」張三嫂道：「我和你說這許多頭親事，都教放過了。我且閒耍著他，若胡員外焦燥時，我只說取笑。誰想到成了事。」李四嫂道：「想是中意了。若不中意時，今日如何把四兩銀子與我們，比往常更是加厚。」兩個廝趕著，一頭走，一頭笑。逕投國子門來見焦員外。焦員外叫請坐吃茶。員外道：「你兩個上門是喜蟲兒，有什麼好話來說？」張三嫂道：「告員外，我兩個特來討酒吃，與小員外說親。」焦員外道：「我的兒子是個獸子，不曉人事的。誰家女兒肯把來嫁他？」李四嫂道：「與員外一般開綵帛鋪的胡員外宅裏，花枝也似的一個小娘子。年方一十九歲，多少人家去說親的，都不肯。方才媳婦們說起宅上來了，胡員外便肯應承，特教我兩個來說。」焦員外心中好生歡喜，道：「你兩個若說得成時，重重的相謝。」兩個吃了數杯酒，每人送了二兩銀子，出得焦員外家，逕來見胡員外。李四嫂道：「焦員外見說宅上小娘子，十分歡喜，教來稟復，要員外揀個吉日良辰，下財納禮。要甚安排，都依宅上吩咐。」胡員外聽說，不勝之喜，自叫媒人去對張院君說。院君細問時，只說小官人生得豐厚，是個有造化的。只是從小嬌養慣了，穿衣服還要別人服侍。生在這般的富貴人家，好不受用。院君也允了。媒人去焦家回復。話休絮煩，回家少不得使媒人下財納禮，奠雁傳書。焦員外因是自家兒子不濟事，每事從厚。不只一日，揀了吉日良辰，成那親事。

卻說焦員外和媽媽叫孀子來吩咐道：「小官人成親，房中的事，皆在你身上。若使夫妻和順，我卻重重賞你。」孀子道：「多謝員外媽媽，孀子自有道理。」媽媽道：「恁地時，你慢慢教他好。」孀子與媽媽入房裏來看憨哥道：「憨哥！明日與你娶老婆也。」憨哥也道：「明日與你娶老婆也。」孀子又道：「且喜也！」憨哥道：「且喜也！」孀子口中不說，心下思量道：我們員外好不曉事！這樣一個瘋子，卻討媳婦與他做什麼。苦害人家的女兒！那胡員外也沒分曉。聽得人說，這個女子十分生得標緻，又聰明智慧，寫算皆能。卻把來嫁這個瘋子，不知是何意故。

當夜過了，至次日焦家打點迎娶，不在話下。晚間，胡媽媽送新人入門。少不得要拜神講禮，參筵拂座。孀子扶那憨哥出來，胡媽媽一時就看見，吃了一驚。但見：

面皮垢積，口角涎流。帽兒歪罩雙丫，衫子新橫牽遍體。帶眉縮頰，反耳斜睛。靴穿歪，腳步踉蹌，六七八人攙。涕掛撇，嘴脣腫，一雙袖抹。瞪目視人無一語，渾如扶出猙獰。短毛連鬢有千根，好似招來鬼魅。蠢驅難自立，窮崖怪樹搖風，陋臉對神前，深谷妖狐拜月。但見花燈，那解今宵合盞。雖逢鴛侶，不知此夜成親。送客驚翻，滿堂笑倒。洞房花燭，分明織女遇那羅。簾幙搖紅，宛似觀音逢八戒。便教媒姆也嫌憎，縱是無鹽羞配合。

當晚孀子扶著憨哥行禮，揖不成揖，拜不成拜。平昔間慣隨人口裏說話，到此沒隨一頭處，口中只是亂哼。胡媽媽看見新女婿這般模樣，不覺簌簌的淚下，暗地裏叫苦道：「老無知！卻將我這塊肉，斷送與這樣人。我女兒的終身，如何是了！」要叫兩個媒人來發作時，那李老實已躲過一邊去了。張快嘴看見辭色不善，先把說話來迎住道：「老院君！這頭親事，媳婦們也不敢斗膽，都依著老員外吩咐下來。老院君回去問老員外時，自然明白。今日大喜之日，列位高親在此，望院君凡百包涵，隱惡而揚善則個。」只這幾句話，張院君到不好開得口了。正是啞子慢嘗黃連味，難將苦口對人言。沒奈何與許多親眷，勸酬了一夜。

次早，只得撇了女兒，別了諸親回家。一見了員外，不覺怒氣沖天，掙了髻兒，撞一個滿懷，便叫天叫地價哭將起來。員外說道：「好時好日，沒事為著甚的？」媽媽道：「只想你是一家之主，百事憑你。誰知你是個老禽獸，沒人心的！我這一個成家立業的好女兒，千百頭親事來說，只是不允。偏揀這個瘋子嫁他，是何道理？」胡員外道：「我女兒留在家中，久後必然累及我家。便是嫁出別人家裏去，嫁了個聰明伶俐的老公，壓不住定盤星，露出些斧鑿痕來，又是苦我。如今將他嫁個木畜不曉人事的老公，便是有些洩漏，他也不理會得。」媽媽道：「這等一個好女兒，嫁恁地一個瘋獸子。豈不誤了我女兒一生？」員外道：「他離了我家，是天與之幸。你管他則甚！」媽媽只是哭親肉，罵一回，哭一回，整整的廝鬧了一夜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胡永兒見媽媽去了，眼淚不從一路落，苦不可言。陸續相送諸親出門，晚飯已畢，謝了婆婆，道了安置，隨了孀子入房裏來。見憨哥坐在床上，孀子道：「你和小娘子睡。」憨哥道：「你和小娘睡。」孀子道：「你和小娘子睡休！」憨哥道：「你和小娘睡休！」孀子心裏想：只管隨我說時，幾時是了。不若我自安排小娘子睡便了。孀子先替憨哥脫了衣服，扶他上床睡倒，蓋了被。然後看著永兒道：「請小娘子寬衣睡了罷。」永兒見孀子請睡，含著兩行珠淚思量：「爹爹！媽媽！我有甚虧負你處，你卻把我嫁個瘋子。你都忘了在不斷求院裏受苦，到如今富貴，不知虧了誰人，休！休！我理會得爹爹意了，教我嫁一個聰明丈夫，怕我教他些什麼。因此先識破了，卻把我嫁這個瘋子。」抹著眼淚，叫了孀子安置。脫了外面衣裳，與憨哥同睡。孀子自歸房裏去了。永兒上得床把被緊緊的捲在身上，自在一邊睡，不與憨哥合被。心裏思道：「我久有跟隨聖姑姑出門之意。只為爹媽難忘，一時撇他不下。他又無第二個男女靠著，何忍將奴嫁出，又配著這個歪貨。不知聖姑姑那邊知道也不知道。」嘆了一回，不覺睡去了，夢見聖姑姑乘鶴而來。只因這一來，有分教：永兒安心息念，又過幾時。正是：

夫妻本是前生定，莫怨東風枉自嗟。